

I
下
I

逆水行舸

著

逆水行舸

QIE
TIAN
SHU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窃天书

Q IE
TIAN
SHU

逆水
行舸
著



目录

窃天书之五

◎ 郁轮袍

楔子 泥胎木偶箜篌裂，吴丝蜀桐汉女愁

002

七弦定位齐天算，五律干和乱运筹

007

殿前牙笏明垂手，帘外朱衣暗点头

011

月勾媚妾眉如画，风挑嫖夫笑似榴

016

北调南腔迷上苑，东狼西虎噬中州

023

太史遗篇伤未竟，新声大吕爱无由

028

世上无人能不死，心中有鬼渐成痴

034

丧钟三转天失色，鼙鼓一敲人下楼

037

病翼怯风白蝴蝶，楚腰折柳粉骷髏

039

香榻无非暂寄宿，残生何计苦淹留

043

暴云乱落麒麟甲，寒露怒侵鹦鹉裘

045

无人会得弦中意，愁杀释家紫微侯

050

尾声 茶靡情怀生已晚，豆蔻心事诉还羞

058

窃天书之六

◎ 食恶不赦

- 苦辣酸咸终到甜，治大国如烹小鲜 064
- 同室操戈三万里，萁豆相煎五千年 071
- 旧梦南柯成鼠洞，故剑莫邪改姓田 076
- 胡儿一好餐秀色，汉子便多作天阉 082
- 诞生无数胡儿种，葬送多少汉衣冠 088
- 百味凜凜哑摸遍，群雌粥粥未有男 094
- 珞琅盘内羊喫血，玳瑁屏前虎垂涎 101
- 主灶分明文武火，掌勺把定死生关 104
- 有刀有剑有矛盾，该刚该杀该可怜 107
- 灶火前边勾欲火，炊烟背后起狼烟 114
- 开罍腌臢轩辕鼎，分炙压倒紫薇盘 119
- 腊泪红销新牙帐，梆声隔断旧佩环 122

某地某人某些事，一粥一饭一斯年 126

江山万里不足恃，尽付老饕齿牙间 129

窃天书之七

◎ 黑太极

羌笛一曲过临洮，百国衣冠座次高 136

孝带深掩金眉勒，花冠压偏玉步摇 146

杀光千年小人种，折损万古英雄腰 149

喜妆胡妇开小篋，怒割佛肉饲群雕 161

大纛横空枉名汉，小儿遍地都姓辽 166

糅合万拳生七窍，锻炼脊骨领四梢 171

百炼此身硬如铁，一呵金瓯脆过陶 173

丛林法则多杀戮，雌黄历史剩讥诮 176

人心有秤常偏向，世路太滑每摔跤 182

提膝直摧豹头裂，抵裆预防猴爪刁 188
 摔熊莫取单鞭势，刺虎须拔两肋刀 193
 双手圆满太极路，一拳辟易浙江潮 197
 风月多情君自便，江山太重某来挑 202
 一梦醒来天尚早，行人牵马在灞桥 205

窃天书之八

香僧

楔子 210

万人争上官道，孤影独粘略约 213
 我有迷魂招不得，为你走火入疯魔 216
 小鬟假怒啐鹦鹉，公主蹙眉沉琥珀 221
 霓裳羞褪藕花臂，银牙娇吐丁香舌 227

人云皮囊都色相，天雨香花见娑婆 234

旧恨经年我已忘，恶行遍地天不觉 239

万里风暴杀入眼，两瓣香唇啄上额 250

每逢相思乞蜃女，但画偶像累鹦哥 256

心魔未斩寄生魅，佛瞳重光撞见邪 272

吹开菡萏无余瓣，镂出冰花有几棵 281

世间安得双全法，宁负如来不负卿 289

贺兰山上见初雪，苏小墓前听鹤馥 302



窃天书之九

偷天换日

楔子 故事的发端

千手观音的故事

308

311

换巢鸾凤

324

千面妖姬的故事

329

溯流逝川

342

千邪公子的故事

349

万关锁钥

355

千机老人的故事

358

千手观音的第二个故事

363

梦落星河

366

终章 偷天换日

371



窃天书之五

郁 轮 袍

楔子 泥胎木偶笙篴裂，吴丝蜀桐汉女愁

一点烛光，隐隐勾勒出大殿轮廓。案后莲台供奉着两尊神像：乾达婆女像头梳七朵螺旋髻，颈挂璎珞项圈，彩带环绕蜂腰高乳，怀抱古琴做弹奏状。紧那罗王像趺坐于地，戴毗卢帽着郁轮袍，膝上横一锦瑟，垂头侧首，十指按弦，做侧耳倾听状。

砰的一声，灰尘腾起，一人被摔在香案之下，全身被绑着，宛若大粽子。四个人影各持寒光凛凛的兵刃，呈扇形缓缓逼来。四张面孔隐藏在明暗交织的幽绿光影中，仿佛都涂了层釉彩，斑驳且狰狞。

一个哑嗓子道：“王乐禅，交出《郁轮袍》，饶你不死。否则，嘿嘿，让你生不如死。”其他人也跟着嘿嘿狞笑起来，直如壁画间群魔。

地下被缚着的王乐禅沉默有顷，缓缓道：“事到如今，我便说了吧。我祖上王维摩诘公夜梦乐神乾达婆女，授之神曲，以一首《郁轮袍》技惊四座，博得玉真公主青睐，大魁天下。没想到，后来玉真公主对他钟情，想纳为面首，摩诘公生性高洁，岂能入幕为宾，行苟且之事，于是断然拒绝，不久便被外放。摩诘公悲痛之余，饮酒大醉，便要焚琴绝唱。诡异的是，瑶琴抛入火盆数十次，竟然点不着。摩诘公酒意阑珊，沉沉睡去，再次梦到乐神，摩诘公向乐神诉苦：‘我奉琴道为神明，自以为天籁之音，不敢亵渎。谁知这琴道之中，也并非净土。为何想焚琴罢手还不能够？’乐神道：‘琴本无罪，罪在人心。是以有正声雅音，也有靡靡之音；有黄钟大吕，也有亡国之音。焚琴煮鹤绝唱罢手无济于事，其实郁轮袍又叫《七情六欲咒》，最神奇之处却是每人心情不一，弹奏出来效果便不同。喜可成喜乐，怒便是杀人魔曲。你若有心，何不杀人取命，涤污荡浊，还天下一个极乐净土？’摩诘公醒来，回想梦中情境，本来不信。谁知，一次席间，遇一贪官乞曲，摩诘心中郁怒，

便奏了这曲《郁轮袍》，不想果然奏出了乾达婆女之怒，那贪官听着听着，忽然口鼻蹿血，暴毙而亡。捕头佯作查不出死因，只能以意外结案。摩诘公却知其人必是自己琴音所杀，他生性醇厚，斋僧信佛，哪敢杀人，是以封琴毁谱，再不演奏《郁轮袍》这首魔曲。所以郁轮袍便如嵇康的《广陵散》，早成绝响。”

一个粗犷声道：“姐夫，俺看老大也是直肠子，毕竟我们已经学了他的琴技了。还要……有点……”

王乐禅道：“我王门家风信佛斋僧，淡泊高远，我所以结交各位兄弟，号称辋川五友，不过是琴瑟相和，引为知音之故。各位妄想得到神谱作恶。”

一个阴恻恻的声音道：“乐禅大哥，我祖上是刑官，一双手曾令无数罪犯生不如死。传到我这辈上也没丢了吃饭的家什，你要不要也尝个鲜？钝刀凌迟、活扒皮、挖眼剔足，嗯，还有最舒服的官刑，你选哪个？”说着，哗啦一响，抖出一面皮夹，上面插满各式狰狞刑具。

王乐禅虽将生死置之度外，也不禁齿战股栗，叹道：“好吧，我说实话。《郁轮袍》曲谱被祖上封在梵天宝盒之内，便藏在这乐神庙中。至于哪里，我也不知道。祖上曾留有遗言，弹奏一曲《雨霖铃》，同音相应，梵天宝盒自会出现。”

几人相顾一看。那阴恻恻的声音接茬道：“《雨霖铃》我们都会。乐禅大哥不会想弹奏所谓的杀人魔曲，来给你的知音们欣赏吧？”

王乐禅苦笑：“既然诸位不信，那便任凭处置。即便得不到《郁轮袍》，凭诸位窃得的王家琴艺，也足可笑傲江湖了。”

几人哪肯轻信，各取瑶琴，弹了一遍《雨霖铃》，可是庙内一切如故。

王乐禅叹道：“曲调虽一，心情不对，除非哀莫大于心死之人，谁又能理解《雨霖铃》的真意？”

几人略一商讨，王乐禅一介书生，他们都是武林高手，怕他何来。于是解开他手上绳索，塞给他一具瑶琴。

王乐禅双腿依旧被缚，勉强撑起，倚着香案，将琴横陈膝上，琴上篆刻三字“玉壶冰”，他调弦校音，眼中哀色流转：“鹤骨龙筋，金声玉振，王

家千古名琴，却沦落卑鄙小人之手，无辜玷污了玉壶之名。”信手一挥，一点颤音袅袅腾起。紧接着，左按右弹，清越琴声如山溪涧泉悠悠泻出。初时音律和平，如空山鸟语，露白风清。忽而愁云蜀道，夜雨霖铃。渐渐弦声凄切，如诉衷情。王乐禅渐入乐境，启唇鼓舌，按拍而歌：

“平生虽许。弄弦吹管，栉风经雨。知音苦也难遇，从来只有，梅妻仙侣。酒罢翻穿太史，有魑魅低语。抚遍了，焦尾丝桐，大腹男儿细腰女。

榆关号角章台曲。更那堪，野冢连天绿。当时滥竹充数，全毁了，韶音清律。万里胡笳，变徵移商，斗转宫羽。叹只叹，杀却嵇生，此恨凭谁续。”

歌声苍凉悲愤，锥心泣血。琴声与之相和，掉头转入商调，恍若杜鹃啼血，苍猿啸月，哀声凄恻，在场诸人无不感染。为首那人凛然一惊，大声喝叱诸人，齐齐后退，持兵戒备。

琴声随着歌声起伏，末尾一勾变徵，直若暴雨坠瓦，铁甲凿冰，陡然裂帛一声，琉璃瓶碎，翡翠钟摧，轰然大响，歌声琴声戛然而止，余韵兀自绕梁。王乐禅仰天长叹：“人生得一知音，死而无憾！”说罢竟然抓起瑶琴，恶狠狠砸在自己头上，啪的一声，琴断！头裂！红白脑浆喷涌而出，在沉沉暗夜中如鲜花绚丽绽放。

几人大惊失色，一起纵身上前，但见王乐禅歪倒案前，鲜血脑浆流了满脸，一个厚嗓音道：“死了。”几人跌足大悔，王乐禅死便死了，只是魔谱也成了幻影水花。

便在此时，忽听轧轧一阵机关锁簧响动。几人一凛，借着烛火微光，抬头看去。

“啊！活、活了！”一个浑厚嗓惊叫出声。

烛火摇摆，两尊神像在幽绿晃漾的光影中摇摆不定，漆金点绿的衣袍泛出点点流辉，圈圈漾起。紧那罗王像竟然以膝撑地，缓缓站起，转过头来。乾达婆女像也垂下手指，蓦然抬头。黑漆点染的瞳仁爆出四道冷冽寒光，狰狞毕露，怒视众人。

猝然遭变，几人大惊，下意识便要转身逃跑。一个声音阴恻恻喝道：“怕什么？这是机关！活人还怕两块木头？”

话音未落，忽听得一个奇怪的声音道：“伶伦定律，天籁之音。郁轮袍曲，魔咒杀人。若敢亵渎，不认六亲。乐神复活，涤荡乾坤！”那声音极为酷似王乐禅，但腔调佶屈聱牙，怪异已极，又能分辨出音节音色，好像是王乐禅掐着脖子挤出来的声音。几人一惊，看向王乐禅，死尸依旧不动，仔细听，声音来源处竟是佛像那里！那个发出阴恻恻声音的人惊惧之下，不退反进，如猛鹰攫兔，纵上莲台，直扑佛像身后。阴冷的刀光流星曳电，爆出一团璀璨的星火。轰，尘沙迸溅，竟将半尺厚墙壁掏出一个大洞。他大喝一声：“上屋顶！”

哑嗓子会意，蹬墙走壁，蹿上雕梁，撞破青瓦，飞身屋顶。但见一勾弯月，七八星子，妆得夜色深沉。这人绕瓦一周，黑魆魆一片瓦楞上，连只夜鸟也无。又缒下庙中。为首那人也回到了屋里，两人照面，齐声都道：“无人。”原来他们怀疑有人隐藏在佛像后或屋顶上捣鬼说话，恐吓众人。

没人，难道这木雕佛像真的活了？

几人惊魂未定，猛见那乾达婆女像五指如钩，竟然划开自家肚腹，掏出一只黄澄澄方盒，伸向己方，动作异常诡异。

几人面面相觑：“这就是梵天宝盒？”

哑嗓子声音微颤：“盒子拿来！”

粗犷声抛出人面飞抓，一把将宝盒抓来。凑近烛火，但见盒子一尺见方，沉甸甸足有三四斤重，似是青铜所铸，走金漆嵌银丝，浮雕七个飞天，姿态各异，周身围绕流云飞花，各持乐器，琴瑟笙箫鼓板篪篴，盘旋飞舞，栩栩如生。可细细瞧来，盒子浑然一体，除了周身遍布蜂针细孔外，严丝合缝，根本看不出锁钥所在。

哑嗓子点头示意，几人悄然退后，阴恻恻抖手抛出一只流星锤，轰轰两声，将两尊佛像捣碎，木屑横飞。有顷，几人上前查看，碎片中有机枢销簧，显然佛像运动是机关控制，想来必是王乐禅临死之时启动了开关，但几人却都没看到。佛像里面并未藏人，这人话从何而来？撬开八宝莲台，下面是沙石夯实的地基，并无地洞，根本无法藏人。

此时一阵狂风袭来，啪地打碎窗格，几人激灵灵打个冷战，回想那诅咒

般声音“若敢褻渎，不认六亲。乐神复活，涤荡乾坤”，难道几人抢夺王家乐谱，真的触怒上天，这木偶也开口说话了？

为首那人打个哆嗦，一咬牙：“烧！”

蜡烛点燃经幡，一簇火苗蔓延成一溜火光，爬上莲台廊柱，片刻便业火熊熊，烧成红莲地狱，照亮天之一隅。天空怒云翻卷，掩月埋星，直若鬼魅搏人。

几人退出庙外。渐渐曦光穿云，映出庙外一片山谷。秋风飒飒，谷中幽篁古木，拥簇着一座草庐，那便是唐时王维留下的别墅：竹里馆。庐前曾手种一棵制琴良材胭脂木，如今历经六百余年，已是枝干摩云，粗可合围。此刻，正有两名江湖汉子，扯着抬锯将胭脂木伐倒，掐头去尾，只留中间一段三尺多长没有节瘤的枝干，装上马车。又有人从草庐前冷热双泉中用挠钩绳索扯出一赤一白两只冰火鼉龙，装入事先备好的木箱中。哑嗓子令人一把火烧了竹里馆。眼见得火光烛天，哑嗓子阴笑一声，带领众人飞驰而出山谷，转眼没了踪影。

便在此时，暴雨突降，那郁怒苍天终于痛快淋漓哭了出来。

谁也不知道，就在庙后，还有一眼普通泉水。王乐禅弹琴之时，随着音律高低错落，那潭水竟然无风起浪，暗合音节，如恶蛟掀浪，老鱼跳波。直到末尾高音，泉心忽然升起一个巨大水球，片刻奄忽而灭。

七弦定位齐天算，五律干和乱运筹

二月初五。南京城外圣雁山黄叶谷。周遭山峰如屏风外围，圈出一块洼地，阻挡四面来风。虬木荫翳，覆盖十里，红花绿草，肆意疯长。谷中依山傍水建有一座金莲寺，红墙黄瓦藻饰一新，衬着蓝天白云，飞瀑流泉，熠熠生辉。这是半年前为了迎接万国赏琴大会，强占了谷中隐士庵扩建而成，极尽奢靡。

此刻，大雄宝殿前高搭彩台，南京府府台大人居中正襟危坐，下辖官僚及顶级富豪左右相陪。坐镇南京的亲王——秦王和临潼王组成评判团坐东就位。台下左右经幢幡塔俱各披红挂彩。中间更搭着大大小小数十个彩棚，全国各地及海外乐团就坐其中。

辰时三刻，吉时已到，鼓乐、鞭炮齐鸣。府台大人方子翩欠身离座，方步矩行来到台中央，两位琴女立即撑伞伺候，他两眼眯起搜寻着台下浓妆艳抹的面孔，抑扬顿挫骈四偈六夸夸其谈，无非是圣眷隆恩，诏示宇内，举行万国赏琴大会，经论琴、较艺两关选拔，众选七、七进五、五选三，最终决出魁首一人，奖千金，届时请赴京都为今上寿诞助兴，那将是何等宠耀，云云。台下众人听了，直如打了鸡血，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最后，府台大人咳嗽一声，朗声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我大明独一视同仁。是故举万国论琴之大道，同戴万岁不尽之恩泽。于时也，金石寝声，匏竹屏气，王豹辍讴，狄牙丧味……”剽窃了一段嵇康的《琴赋》之后，冗长不堪的念白终于告终，“论琴，开始！”

台下画鼓三通，十余花枝招展胸耸臀翘的琴女从后台鱼贯抬出七只铸金鱼尾琴架，按七星方位列开，虚位以待。彩棚中登时人声嘈杂，各个乐团按棚号登台献琴，专家依次品评。之前他们为争名额，都下了血本收集好琴。一旦评为七大名琴，名利双收，哪能不踊跃。

几家在评判的挑剔眼光下铩羽而归后，“绿绮”、“焦尾”两大名琴登场，相继摆上天枢、天璇位。场内一阵轰动，评头品足。实际上，两大名琴的拥有者一是府台千金，一是秦王公子，两人入选早已内定，但表面文章还得做足。

忽听台下有人冷笑一声：“腌臢俗物，俗不可耐，且看某家的。”但见一美少年排众而出，一袭白衣，纤尘不染。甫一出场，先取腰畔水壶，漱口三下，吐出——原来他说了脏话，不漱口不行。这才脚踩碎步，翩然上台。大家都认得，这个有洁癖的家伙正是云韶乐坊的坊主东方绝唱。这家伙流连秦楼楚馆，一掷千金，耗尽家财，因而经营经年，坊主乐师还只是他光棍一根。其他彩棚中衣香鬓影，只有他棚里空空荡荡。坊间传言，他在床第间根本就是个银样镗枪头，衣衫不解多半便败下阵来，贻人笑柄。他能入选比赛，完全是因为沾了他老子的光。他老子东方英雄，乃是大明第二猛将，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不过他这儿子是个纨绔，不爱武功，只爱寻花问柳，非但如此，还偷了他老子的一个小妾，夤夜私奔，被他老子发现后，断绝父子关系，乱棍打出家门。

东方绝唱上台后，一打开琴匣，便让人大跌眼镜——匣里是一把柳木琴，漆色低劣，且大半剥落。临潼王对其狂妄早就厌恶已极，一挥手便想赶他下台。秦王急忙上前阻拦，所谓血浓于水，骨肉亲情无法断绝，他毕竟是东方英雄的儿子，面子不能不给：“柳木琴摆上天玑位！”东方绝唱不屑一哼，大摇大摆下台而去。

铁板铜琶社社长燕歌行老大的不服气，拧着朱砂眉，瞪着铜铃眼，翻着狮子鼻，撇着鲛鱼嘴，狠狠呸了一声：“他奶奶的，猴子戴王冠，尾巴翘上天。”一个箭步蹿出彩棚，旱地拔葱落上擂台，大手一抓，背后取出一把伏羲式琴，放在甄选案上：“几位王爷，瞧瞧俺这把破铜烂铁！”

秦王单手去拿此琴，竟没提动，用手敲敲，当当作响，原来这琴铜铁浇筑，连琴弦都是米粒粗钢丝制成。试着去拨，竟然拨不动。

燕歌行嘿嘿笑道：“王爷，这是一把粗人琴，只待见俺这种粗人。这就是苏长脸所说的‘须关西大汉，持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的意思！”说着单手一拨，钢弦震颤，嘣的一声，震人耳膜生痛。

秦王眉头一皱，临潼王更是面色不悦。

燕歌行心粗，兀自洋洋自得，蓦地后退三步，食指一弹，一股无形气劲撕裂空气，撞中宫弦，宫弦倏地一凹，一声锐音尖啸而出。紧接着，他十指相继隔空弹出，一首《破阵子》轰然奏响，瞬间，激昂的琴曲似乎将众人带入了边关冷月大漠狂沙的不毛之地，兵甲撞击铁蹄纵横声声入耳。

临潼王暴喝一声：“停！”

燕歌行不知何事，慌忙罢手。

临潼王气得脸赛羊肝：“上古伏羲造琴，伶伦定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以载道象德明志修身静心启智养生怡情。你发出暴虐杀伐不谐之音，有悖琴道，今日大喜之日，暂不追究。还不速速退下！”

燕歌行本拟争辩，秦王把眼一瞪，话到唇边又咽回去。他挟绝技登场，本拟技惊四座，一举扬名，不成想碰了一鼻子灰，悻悻然跳下擂台。路过东方绝唱身边，东方发出一声嗤笑，燕歌行把眼一瞪：“乐个屁！”东方绝唱缩头钻进彩棚，悻然自语：“好脏好脏。”掏出手帕掏耳朵，连用了三条方才作罢。忽而又意识到自己说了脏话，连连漱口。周围人见他不男不女扭捏作态，皆皱眉撇嘴，厌恶已极。

下一个是日本大和会社，社长太史正音梳椎髻着和服穿木屐，一脸木然，两手拢在袖中，在四名和服琴童前导下，登上彩台。台上人见是倭人，异常客气，纷纷抬手示意。太史正音鞠躬施礼，自报家门，汉语异常流利。

临潼王微笑道：“太史君，你的琴在哪里？”

太史正音淡淡道：“在你手上。”

临潼王惊讶地瞧着自己的手，手中只有一张彩笺名券：“这？”

“嗯。”

临潼王懵懵懂懂递过彩笺，太史正音右手接过彩笺，只凭单手五指跳动，交相折叠，很快叠成一具小小的纸琴。然后右手揪下一绺长发，穿在琴板上，伸指一拨，铿然作响，流转成韵，声音虽然不大，却极悦耳。太史正音淡淡道：“贵国有谚：‘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师傅也曾教导我，学琴首重琴德，琴艺次之。于我而言，心无邪念，万物皆可为琴。”说着右